



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

毒巧克力杀人事件

(英) 安东尼·伯克莱 著

刘永淳 译

ANTHONY BERKELEY

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

毒巧克力杀人事件

(英) 安东尼·伯克莱 著

刘永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毒巧克力杀人事件 / (英) 伯克莱著 ; 刘永淳译 .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
2016.3

ISBN 978-7-5143-3973-4

I. ①毒… II. ①伯… ②刘…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3763 号

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 (1929) By ANTHONY BERKELEY

Copyright: © 1929 by Anthony Berke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MODERN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毒巧克力杀人事件

作 者 【英】安东尼·伯克莱

译 者 刘永淳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973-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纯粹以解谜为主，重视情节却忽略人物塑造、缺乏文风和幽默感的传统推理小说将时日不多。

未来的推理小说，心理成分在吸引读者方面将超过数学成分。

”

罗杰·薛灵翰轻呷一口面前的陈年白兰地，往椅背靠了过去。他坐在桌子头上。

屋子里烟气缭绕，热切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急切敲打着他的耳鼓。人们欢快地谈论着谋杀、下毒和猝死，凡此种种。这个叫“犯罪圈”的协会专司研究犯罪行为，从一开始的建立、组织、召集到现在的运营管理，全由他一个人操持，这里就是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五个月前的成立大会上，他被众人一致推举为主席，那种得意与喜悦不亚于自己第一部小说被出版商看中那天的心情。对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他来说，那个出版商简直就是天使，那一天让他终生难忘。

他转向今晚的贵客，伦敦警察厅（别名“苏格兰场”）总探长莫斯比，探长叼着根大雪茄，略显局促地坐在他右边。

“说实在的，莫斯比，实在无意冒犯贵厅，但我敢说，除了巴黎警察局，再没别的地方能比得上我们这里货真价实的刑侦天才啦，我说的不是吃苦耐劳，而是那种直觉和天分。”

“您这么觉得的，薛灵翰先生？”莫斯比总探长待人宽厚，总会善意地回应各种稀奇古怪的意见。“好吧，好吧。”他又点了一次雪茄，这雪茄实在太长，单凭吸上一口判断不了是不是还燃着。

罗杰如此言之凿凿，并非仅仅出自家长般的自豪之情，而是确有几分底气。这个令人心向往之的“犯罪圈”晚宴可不是谁饿了都能蹭上一顿的。要入这个门，光靠对谋杀案的热情还远远不够，一定要能证明自己天生就有研究犯罪的脑子。

候选者不仅要在这门学问的方方面面（比如侦探学和犯罪心理学）全是行家里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甚至最不起眼的案子烂熟于胸，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推断能力，要能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为此，候选者要从会员们提出的各类题目中择一作文后提交给协会主席，主席评判之后，又会择其中文思俱佳之作让会员们秘密传阅，只消任何一票反对便彻底否决。

协会计划最终招募十三名会员，但目前成功通过的只有六位，今晚亦悉数到场。一位是著名律师，一位是声望颇高的女剧作家，一位是本该更有名气的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一位是世上还活着的若不是最和善但却是最聪明的侦探小说作家，罗杰·薛灵翰本人。还有安伯罗斯·区特维克先生，此人倒是

无甚名望，待人温和，其貌不扬，毫无特质，能够混迹于此等名流之间，心中那种惊讶自是比别人更甚。

即便成员中有个区特维克先生，这也是个让任何发起人都备感骄傲的团体。今晚的罗杰，心中除了骄傲还有激动。他马上就会让众人大吃一惊的，而能把名流雅士们吓上一跳本身就是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他起身开腔了。

“诸位，诸位！”他大声喊道。人们拿着杯子和烟盒鼓点般敲击着桌子以示欢迎。待嘈杂之声渐落，他接着说：“承蒙诸位厚爱授权，本主席可据情更改任何会议之安排。想你们都已知晓，我们今晚有幸请到了深受大家欢迎的伦敦警察厅首席代表莫斯比总探长光临，”大家又敲了一阵桌子，“相信今晚的美食佳酿定会让总探长阁下放下戒心，给我们透露点记者们打探不出来的内幕。”这次的敲击声更响更长。

罗杰又啜了一小口白兰地，抖了抖精神，继续道：“各位，我自认为和莫斯比总探长甚是相熟，曾多次试图诱他失言，虽手段用尽却从未得逞。即便今天，我们也别想得那么美，想从总探长嘴里掏出比明天《每日邮报》上更多的东西。莫斯比总探长，诸位，恐怕是刀枪不入啊！”

“我自作主张更换了今晚的节目，我希望也更相信，大家不但会对我的想法感兴趣，甚至会感到新奇和着迷。”罗杰停下来，微笑地看着周围一张张兴致盎然的面孔。总探长莫斯比，脸憋得通红，越发使劲地掐着那根雪茄。

“我要说的，”罗杰说，“与格雷汉姆·本迪克斯先生有关。”

人们一阵骚动，来了兴趣，“或者说，”他补充道，故意放慢了语速，“与格雷汉姆·本迪克斯夫人有关。”此时骚动变成了一种充满期待的安静。

罗杰稍作停顿，似乎在小心掂量着接下来该怎么说。“我们在座之中，有一两位是本迪克斯先生的旧识。实际上，曾有人说，要是我们主动邀请，他或许会有意加入我们的圈子。如果我记得没错，是查尔斯·威德曼爵士吧。”

大律师郑重其事地点着他的大脑袋：“是的，我推荐过他，这我记得。”

“这事后来便没了下文，”罗杰继续道，“我有点忘了是怎么回事，好像当时有人确信他绝对过不了我们的关。但不管怎么说，本迪克斯先生的名字能够被正式提出来，至少说明他也是我们的同道中人，对于他的不幸，我们的同情便多了一些个人色彩，即便像我这样与他素昧平生的人亦是如此。”

“是啊，是啊！”声音清晰，语调妥帖，桌子右面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接口道。在这种突然冷场的情形下，她总能把时刻和语气拿捏得恰到好处，及时奉上“是啊，没错”之类的话语为演讲人解除尴尬。说话的是小说家艾丽西亚·达蒙，她出于兴趣开办了一家女子学院。她聆听别人演讲时总能入情入境，心生快慰。生活上，她是一个绝对的保守派，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理论。

“我的提议是，”罗杰直奔主题，“我们将这种同情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听客们的兴致果然被登时挑了起来。查尔斯·威德曼爵士扬起浓密的灰白眉毛，摇晃着吊在宽边黑色带子上的金丝边眼镜；而他那双眼睛，在法庭上对那些人品极差、极力相信他客户有罪的原告证人，总会毫无顾忌地透出厌恶和威胁。桌对面坐着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菲尔德·弗莱明夫人，她的剧作虽品位不高却人气极高。她今晚看起来就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金牌厨师，正轻触着达蒙夫人的手肘，以手掩面小声说着什么。安伯罗斯·区特维克先生眨着淡蓝色的眼睛，活像一只机灵的母山羊。唯独侦探作家毫不为动，满脸漠然；他早已习惯效仿他最喜欢的侦探，无论危机四伏还是激动人心，都要泰然处之，波澜不惊。

“我今天上午向伦敦警察厅报告了这个想法，”罗杰继续道，“虽说他们从不会支持这种事，但也着实说不出有什么害处。待我离开时，他们虽很勉强但也算正式同意让我们试试。我此刻似乎恍然大悟，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提议，和我综合了各种信息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罗杰有意停下来扫视四周，“那就是，警方已实际上放弃了追踪谋杀本迪克斯夫人的凶手。”

举座哗然，有错愕、有反感、有惊骇，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莫斯比。但见这位仁兄，显然对众人死盯的目光毫无察觉，雪茄举在耳旁，听得津津有味，那专注劲似乎正等着更劲爆的内幕消息。

罗杰及时出来解围：“我得说一句，这消息甚是机密，相信谁都不会传出去，但此事千真万确。警方的主动追索由于一无

所获，即将告一段落。虽说新线索也可能随时出现，但若没有，警方的决定便是到此为止。因此，我提议咱们俱乐部从警方停下的地方接手此案。”言毕，他满眼期许地环顾一张张仰起的面孔。

每张脸都立刻给他打出一个问号。

在激情的驱使下，罗杰根本停不下来，滔滔不绝，也忘了咬文嚼字。

“嘿，诸位琢磨琢磨，咱们个顶个都是人精，没一个傻瓜笨蛋，犯罪调查也从不迷信什么死硬教条——抱歉啊，莫斯比，我的好朋友——那，咱们要是铆足劲，但各干各的，恕我直言，说不定哪块云彩能下雨，真就干成警察干不成的事呢？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你说呢，查尔斯爵士？”

鼎鼎大名的律师大笑着：“要我说啊，薛灵翰，这主意倒真是不赖，但我先保留点意见，你得把想法再细说说。”

“我觉得这点子简直绝了，薛灵翰先生。”菲尔德·弗莱明夫人叫了起来，她脑子里可从来都没什么法律概念，“我恨不得今晚就动手。”她胖嘟嘟的脸蛋激动得直哆嗦，“你说呢，艾丽西亚？”

“我看问题不大。”这位女士笑着答道。

“说起来，”侦探小说家淡淡地说，“关于这个案子，我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名字叫珀西·罗宾逊，但写作的笔名叫莫顿·哈罗盖特·布拉德利。单这个名字就让天真的美国人痴迷不已，以至于他的处女作连印三次全部卖光。说不清出于

什么心理，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姓氏情有独钟，尤其这名字中还碰巧有一个英国浴场的名字。（哈罗盖特土耳其浴场，1897年开张，是英国为数不多的至今仍在使用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浴场。——译者注）

安伯罗斯·区特维克先生只是微微一笑，并未开言。

“那好，”罗杰接着自己的话茬，“至于细节吗，大家尽可讨论。但我觉得，要是诸位都想一试身手，那咱们最好各自为战，这样一定会更有趣。一会儿，莫斯比会把警方掌握的全部告诉我们。虽说他不主管这个案子，但毕竟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对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还特意花了大半个下午，在伦敦警察厅仔细研究了此案卷宗，为的就是今晚别漏掉什么。

“等他一会讲完，有些人或许就有了自己的判断，也有些人或许不会急着表态，但脑子里却有了调查思路。但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建议大家花上一个星期时间，去验证假设，去对伦敦警察厅收集到的情况进行分析，以得出自己的论断，但在此期间，诸位不可相互切磋。我们或许一无所获，这倒不大可能哈，但不管怎样，这绝对会是个趣味横生的犯罪研究课题。对有些人来说是实际操练，对有些人来说是学术研究，这个看我们各自心情吧。其实，最引人入胜的，我觉得是看看最后能否殊途同归，得出一致的结论。各位，今天晚上，大家尽管畅所欲言，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大家怎么看？”罗杰说完，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还没等他屁股挨到椅子，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你是想让我们像侦探一样四处查访，薛灵翰先生，还是仅就总探长要陈说的内容写篇分析文章？”艾丽西亚·达蒙问道。

“我觉得，具体哪种方式就随个人喜好吧。”罗杰答道，“这也是我刚说的，这案子对有些人是实际操练，对有些人是学术研究。”

“可您的实际经验要比我们丰富太多了，薛灵翰先生。”菲尔德·弗莱明夫人努着嘴说，是的，确是努着嘴。

“可要跟警察比起来，我这就算不得什么了。”罗杰反嗔着。

“那要看我们打算用演绎法还是归纳法了。”莫顿·哈罗盖特·布拉德利先生评论道，“要是前者，仅以警方信息为基础推演即可，无须亲自调查，当然，有时也可能需要亲自出马验证一两个结论，但你要采用归纳法，就需要大量的寻访调查。”

“正是。”罗杰说。

“在我们国家，根据警方资料进行推理已经破过许多重大疑案。”查尔斯·威德曼爵士郑重地说，“这个案子，我就打算这么办了。”

“这案子有个特别之处，”布拉德利先生自言道，“应该可以直指凶手。这想法我从一开始就有，接下来需要集中心力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了。”

“这事虽然有趣，可对怎么开展调查，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区特维克先生不无尴尬地说，但他的话无人在意，也便无关紧要了。

“这案子最让我惊讶的，”艾丽西亚·达蒙一字一句说得清楚，“我是说，单从案件本身角度来看，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心理动机。”尽管没明说，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若果真如此，她可能真就无能为力了。

“或许，一会儿莫斯比讲完你就不这么想了。”罗杰温和地说，“知道吗，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消息可比报纸上全得多。”

“那就赶快说吧。”查尔斯爵士唐突地催促着。

“这么说，就是没什么不同意见喽？”罗杰边说边四周打量着，快乐得像刚得了新玩具的孩子，“大家都想一试身手啦？”

在人们热切的议论声中，惟一人沉默不语。安伯罗斯·区特维克先生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知道若真需要亲自探查，到底该怎么个查法呢？他曾研读过上百位资深侦探的回忆录，那种穿着大黑靴子、戴着圆顶礼貌的真正侦探。但此时，那些砖头般厚厚的图书（刚出版时卖十八英镑六便士，几个月后就只能卖到十八个便士啦），让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侦探要想破案，从不需要粘上假胡子，而只需要修修眉毛即可。而对区特维克先生来说，以此作为破解谜案的法宝似乎还远远不够。

所幸，在总探长勉为其难起身发言之前，乱哄哄的一片嘈杂之声已彻底将区特维克先生的畏缩与怯懦掩去。

总探长莫斯比站起身，红着脸受过众人掌声之后，又被恳请坐下来和大家说话，他便乐不可支地坐回到椅子上。在众人探寻的眼神下，他边翻看手里的记事本，边就本迪克斯夫人离奇死亡的前前后后向众人娓娓道来。为保证陈述的完整性，不添加个人观点，亦不提出任何问题，他讲的要点如下：

11月15日周五的早晨，格雷汉姆·本迪克斯在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信步踱进皮卡迪利大街的彩虹俱乐部，询问是否有自己的信件。他拿着服务生递给他的一封信和几份广告传单，走到大厅里的壁炉旁读了起来。

此时，俱乐部又进来一位会员，人到中年的从男爵尤斯特·潘尼法爵士。他家就在旁边不远的伯克利街上，但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了彩虹俱乐部里。和每天早晨一样，尤斯特爵士

进门时，服务生总会习惯地抬头看看钟，当然也和每天一样，恰好是 10 点半。服务生对他时间之准确深信不疑。

尤斯特爵士有三封信和一个小包裹，他拿到后也同样走向壁炉旁坐下拆看，并和本迪克斯先生点了点头。两人也确是点头之交，说过的话总共超不过三句。此时大厅里的会员只此两位。

把几封信草草看了一下，尤斯特爵士拆开包裹，立刻便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本迪克斯先生询问地抬起头，尤斯特爵士咕哝着，顺手把包裹里的附信甩过来，随即开始对现代营销方法大加贬损。尤斯特爵士的举止和做派常常会让人觉得很可笑。本迪克斯强掩住笑，开始读信。发信的是梅森父子公司，一家很大的巧克力制造商。信中表示：他们针对品位高雅之男士，刚刚向市场推出一种新的酒心巧克力，而尤斯特爵士，他们以为，品高人贵，若能赏光收下所附的一英磅装巧克力，梅森父子将备感荣幸，如蒙不弃，若能对此产品略作品评，则更是感激不尽。

“难道把我当成合唱团里的女歌手了？”尤斯特爵士的火爆脾气可见一斑，“要我对他们的狗屁巧克力阿谀奉承吗？见他们的鬼！我要向那该死的委员会投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他妈的可以寄到这来！”众所周知，彩虹俱乐部自恃高傲，极度排外，前身便是 1734 年开业的彩虹咖啡馆，一直延续至今。如今，若说排外，即便某个皇室宗族也比不上由咖啡馆演变而来的这家俱乐部。

“嗯，要我看，这真是股歪风。”本迪克斯安抚着，“这倒提醒我了，我今天还真得买些巧克力，去兑现一个输了的赌。我和太太昨晚在皇家剧院包厢看戏，我和她以一盒巧克力对一百支香烟打赌，赌她在第二场结束时猜不出哪个是坏蛋，结果她赢了。我可千万别忘了。戏还不错，《嘎吱作响的头盖骨》，看过吗？”

“我才他妈不会看呢！”另一位显然火气未减，“坐那看一群浑身磷光闪闪的傻子拿着破枪相互乱打？我可没那个工夫。对了，你说需要巧克力？那，把这盒劳什子拿去吧！”

白拿这盒巧克力能省下多少钱，本迪克斯根本不会在意。他很有钱，身上的现金可能就足够买上一百盒，但省些力气总是好的。“你当真不要了？”他颇为谦恭地问道。

尤斯特爵士的回答虽然含混，有一个词却是很清楚，而且还重复了好几次，意思便再明确不过了。本迪克斯谢过他，收下了这份对自己来说大不幸的礼物。

但无比幸运的是，他们并未把包装纸扔进壁炉一烧了之，尤斯特爵士没扔，本迪克斯也没扔。气得满脸通红的从男爵把盒子、推介信、包装纸和带子一股脑全塞到了他手里。若比起两人早已把所读书信的信封付之一炬，这就显得尤为幸运了。

本迪克斯便径直走向接待台，请服务生将一切代为保存。服务生边把盒子放到一边，边随手将包装纸丢进废纸篓。而那封推介信在本迪克斯走过去时不经意滑落到了地板上，几分钟后，喜爱整洁的服务生将其捡起来同样扔进了废纸篓。当然，

那信和包装纸，后来被警察一同收走了。

可以说，这件命案仅存的三样物证，这就是其中的两件，而第三件，当然就是那些巧克力了。

即将发生的惨剧中，三位毫不自知的主角即将登场，而其中的尤斯特爵士最为不同寻常。四十八九岁的年纪，满面红光，身体粗壮，典型的老派乡绅。言谈做派更是因循旧理陈规，老派乡绅的许多其他特点在他身上都有体现。老派乡绅在人过中年之时，嗓音会常常略显沙哑，但却并非因贪饮威士忌所致。乡绅们狩猎时虽贪得无厌，但通常只限捕猎狐狸（“猎狐”是英国贵族的一项传统运动。——译者注），而尤斯特爵士的猎物则几乎无所不包。怎么说呢，尤斯特爵士毫无疑问是个彻头彻尾糟糕透顶的从男爵，但他的斑斑劣迹却得到了大多数好坏男人的喜欢（除了偶尔有几位丈夫，或一两位爸爸之外），女人们也公然表示对他沙哑的话语异常迷恋。

和他比起来，本迪克斯实在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二十八岁，高高的个子，肤色微黑，不算难看的相貌，性情稳重得有些保守。人缘还算好，但不善张扬，与人来往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五年前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产。他父亲早年间在尚未开发的地方囤积了大片土地，冥冥之中似乎有种神秘的先见之明，让他坐等升值。待到日后人们在周边投资建厂、房屋林立之时，他那片地已升值了岂止十倍。他的口头禅就是“你就稳当坐着让别人给你赚钱吧”，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绝非